

## 边地视野中的江南风韵

· 吕翼

案头的普洱茶已续了3盏,窗外的梧桐叶被秋风卷着打了个旋,落在窗沿,我仍独坐在书桌前,指尖悬在键盘上迟迟未落。要写松葛先生,总觉得该多几分郑重。倒不是为他在绘画圈中的名气,而是为他笔墨里藏着的山河温度。

早年观他笔下的滇南梯田,画中意境仿佛能让读画人听见秧苗拔节的轻响。如今再来看他的这组江南写生,那写意的徽州石坊,又把江南烟雨里的千年心事,揉进了淡墨里。

解读松葛先生,对于一个不谙绘画的写作者来说,难度不小。

早年就有美术界朋友评论他的笔墨道:“让云南山水摆脱了地理标本式的呈现,成为承载情感温度的艺术符号。”今天再观他笔下的诗意江南,方才品出这话里藏着的真意。

恰在这时,松葛先生给我分享了他在江南时作的新词《虞美人·忆江南》:“清川残雪踏舟行,鸟鸣喳喳闹。皖南桃李遇山歌,轻触石阶小,江南到。佳人听雨痴凭栏,又见烟云在。燕子归来已无词,唯见柳花飞絮,旧人巷。”

反复吟咏间,眼前渐渐浮现出画面:残雪未消的江南溪畔,鸟鸣撞碎晨雾,溅落在青石板上;身着蓝布衣衫的佳人踩着石阶过桥,桃林里的山歌漫了过来,绕上衣角;雨雾洗涤着柳枝的新芽,凭栏的佳人仰望漫天飞絮,连归巢的燕子都敛了翅,不忍惊扰这份宁静。

这哪里是“忆江南”,分明是松葛先生把自己的心事,融进了江南的故事里。

案头的壶里再添新茶。茶香袅袅,心头忽然一动:写松葛先生,或许不必执着于宏大的评说,只需把

他词里的江南、画里的雅致,还有那些藏在笔墨间的感叹,慢慢铺陈开来就好……

三月江南的晨雾,携着水汽飘来。波光隐约的河道上,三两只乌篷船轻晃,船头的鸂鶒缩着脖子打盹,尾尖偶尔点一下水面,漾开的波纹很快便隐进了岸边的树丛中。水巷边青石板路的缝隙里,还沾着昨夜的雨。

一位披着斗篷、戴着礼帽,颇有些云南韵味的身影,伫立在画架前,他身边簇拥着一群年轻的丹青爱好者。那支长锋猪鬃毛笔是他使用的独特工具,笔尖蘸了半分淡墨,悬在宣纸上竟有3分钟没动。他在观远处双桥的雅致,看晨雾绕山流转的模样。继而手腕一沉,墨色顺着笔锋落纸,提按辗转、八面出锋、手随心动。再见他用笔尖点水,轻轻泼染。那一刻,宣纸仿佛洒出了晨雾,将石桥的另一半笼入一片氤氲之中。

这便是松葛先生。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中国画云南山水题材的代表人物,身上总带着一种“矛盾的可爱”。他从文又习武,对武术、文学、历史、音律、绘画均有涉猎,而在绘画思想上,他也是一个矛盾体。他起笔时先给画面制造矛盾,继而用他精妙的笔墨化解矛盾,这就是他的绘画哲学。

松葛先生的艺术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早年的他经历了许多同龄人少有的磨难。

儿时的他生长于金沙江畔,那一江奔腾的江水孕育了他豪迈的性格;嘉州画派的笔墨纸砚打磨出他扎实的笔墨功夫;西部广袤的山水,塑造了他独特的审美与笔墨气质。

30年以来,松葛先生以行走为艺术,丈量并记录着中国西部辽阔的土地。数百万公里的跋涉,用汗水

持续深耕,终于走出了一条独属于他自己的山水创作之路,业内称其为“东方行者”。

前段时间,松葛先生的一组采风原创作品在云南卫视综艺节目《水墨中国》中精彩亮相。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位擅长创作云南山水的著名画家,竟能把水墨江南画得如此富有诗意,泼墨之余不失精妙。儿时的松葛先生是一位连环画能手,扎实的基本功造就了他写意人物点景的高妙。从他的画中你能感觉到江南的温润,桥头挑水的女人、乌篷船上摇橹的孩童,其神情无不是以灵动笔墨写意而出……

我曾经问过松葛先生:“你为什么突然想着画江南了?这与你潇洒的西部画风是否格格不入?”他笑着说:“这并非突发奇想,我只是想试试,自己的笔墨能不能跳出固有的思维范畴。”

在他看来,一个画家绝不能闭门造车、空谈理论。如果把自己囿于某一地域题材,很容易陷入自我重复的瓶颈。身为画家,不应该被狭隘的地域思维束缚起来。云南是他的根,青藏是他的魂,江南则是他正在探寻的意……

这几年,松葛先生常被江南的自然人文打动,每每诗兴盎然、文采飞扬。他写生时的题款,多是即兴而为。画就是诗、诗就是画,诗画融为一体,相得益彰。这也成就了他不同于常人的风格和境界。

记得他在皖南桃花潭写生时,有一首题款诗:“又见皖南桃花潭,轻舟不见归云帆。诗仙酒歌今不见,满园桃花醉衣衫。”

这,便是松葛先生心目中的江南模样。

江南的风、江南的水、江南雨中的唐诗、江南石桥上的宋词,无不是他骨子里静静流淌的文雅气质。他用笔墨书写胸襟,用挚爱温暖丹青。

## 爱上昭通这座城

· 刘建忠

确切地说,昭通应该算是我的“第三故乡”。我生于北方,从戎于山西,而后又调到昭通工作。从北到南,3个不同的地方留下了我不同的青春和故事,也从不同侧面成就了今天的我。

我本没有想到,此生会和滇东北的这座城市结缘。多年前,因为一篇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昭通的一位女教师便爱上了我,之后几经辗转,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现在回想起来,一晃30年过去了,恍若梦境一般。

我总在想,昭通也许就是我奔波半生的最后落脚处了。爱上这座城,不是一见倾心的惊艳,倒像是日久生情的相知。它来得迟缓,却扎得深沉。

老实说,刚到昭通的那些日子,我是有些不适应的。这座城市被大山合围,像一块安稳却又透着落寞的盆地。那时候,昭通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云层低垂,仿佛一伸手,便能捞起一把湿润的、带着煤灰味道的凉意。风里没有北方城市那种平坦开阔的气象,而是裹挟着乌蒙山泥土与植物根茎的味道,沉甸甸的。我时常觉得,这座城,就像一位面容严肃、沉默寡言的父亲,将风雨隔绝在外,留给怀里的,是一种近乎笨拙的安稳。

爱上这座城,先是从它的饮食开始的。

记得有一天,陪妻子逛街逛了大半天,肚子饿得咕咕叫。见我这个样子,妻子就说:“走,咱们去吃稀豆粉!”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稀豆粉”,便问:“这是用什么做的?”妻子回答说:“用豌豆做的。”我说:“那有什么好吃的,我老家豌豆多了去了!”谁料,妻子听罢“扑哧”一声笑了。然后神秘神秘地对我说了句:“稀豆粉虽然是豌豆做的,但比豌豆更美味,

你吃了就知道了!”

就这样,我被妻子生拉硬拽到了老城的“馋嘴一条街”。在小吃摊坐定不久,便看到一位大婶笑吟吟地端来2碗冒着热气的糊状物。我想这应该就是妻子所说的稀豆粉了。但见碗中的稀豆粉色泽淡黄,清香气人。妻子显然是这里的常客,只见她动作麻利,很快给我碗中的稀豆粉撒上少许葱花、辣椒面、花椒面、盐巴、味精等调料。稀豆粉的淡黄、葱花的碧绿、辣椒面的鲜红,色香味俱全,瞬间勾起了我的食欲。这还不够,喝稀豆粉一定要配上一两个用洋芋炸得黄澄澄、脆生生的油糕才算“绝配”。轻轻地蘸一下稀豆粉,然后放入口中,慢慢地品,味道还真不错!

当然,昭通的特色小吃还有很多。这几年,昭通小肉串格外火爆,一个个烧烤摊,几乎成了昭通夜晚的主角。烧烤师傅不言不语,将穿好的肉串、筋串在透亮的炭火上不停地翻动。油珠滴落,“刺啦”一声,腾起一股混着焦香的浓烟,直钻鼻腔,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味蕾。撒上大把的辣椒与孜然,趁热送入口中,那味道让人欲罢不能,透着一种大山特有的粗粝、真实与热烈。昭通小肉串不好讨你,但是它能够征服你。我坐在矮矮的塑料凳上,看着周围人被炭火映红的脸,听着他们用方言谈笑,忽然觉得,这浓烈的人间烟火,竟比任何精致的宴席都更暖人肠胃,慰人风尘。

爱上昭通的另外一个理由,当属这里的气候。或许是乌蒙高原的慷慨馈赠,昭通被誉为“秋城”,亚热带与暖温带交融的高原季风立体气候,造就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舒适岁月。年平均气温约11摄氏度,夏日最热月的平均气温仅20摄氏度。当全国多地被热浪裹挟时,这里清风习习,昼夜温差带来的凉爽,让

川渝游客纷纷慕名前来避暑康养。

久居昭通,那些颇具特色的老街老巷同样值得细细品味。北正街林立的商铺、嘈杂的人声;建国街从清代至今,走出过县长、书法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陡街因街道呈斜坡状而得名,极具烟火气息;挑水巷更是别具特色,那磨得溜光的青石板路,不知刻下了多少行人的足迹。走在昭通的街巷里,我尤其爱看那些老屋上的青瓦。一片片青瓦,像鱼的鳞片,密密地铺排在倾斜的屋顶上。下方是木结构的老旧铺面,门楣上的雕花虽然有些模糊,却氤氲着时光沉淀的古韵。若遇上下雨天,清亮的水珠便顺着瓦檐,断断续续滴落,在石阶上敲出空灵而寂寥的声响。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了这座城市的脉搏,缓慢、深沉,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故事。

自此,我才读懂了这座城。它外表沉静,是因承载了太多岁月的积淀;它气候宜人,是因地处高峻的乌蒙山区。它就像一位内敛的智者,沉默不是因为空寂,而是源于内心的丰盈深厚。这份丰盈,正是乌蒙山的雄浑磅礴,金沙江的奔腾不息,还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那段沧桑厚重的历史。

时光像水一样流淌。如今,不知不觉间,我已在昭通居住快30年了。我知道,昭通不是一座让人一见钟情的城市,它没有华丽的外表,没有喧嚣的霓虹,不像大理、丽江那样被游人追捧,更不及昆明作为省城的繁华热闹。它只是默然伫立在乌蒙山深处,用独有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它用最质朴的模样,最真诚的善意,还有充满烟火气的城市底蕴,留住了每一个渴望温暖的人。

### 光的寻找(组诗)

● 李正雄

甜蜜是从心开始

到了秋天苹果就开始变  
慢慢地就变甜、变红  
红得一塌糊涂  
每到这样的季节  
我都会发朋友圈  
记录这个变化的过程  
直到它变得像心一样  
相互传递时  
甜蜜便滋润着甜蜜

母亲的眼泪

父亲走后  
家里的顶梁柱没了  
母亲58岁依然在  
背沙石、打板、栽竹子  
背芭谷、打谷子  
用苦力支撑起这个家

家里的白菜、青菜、萝卜  
豌豆、黄瓜、南瓜  
能卖的都拿去换钱  
山里五倍子、木姜子、野生菌  
尽数换成家用

新年里母亲哭了  
她用围裙擦拭  
皱纹里的风霜

落寞

自父亲走后,我便落寞  
他们的观念与我不同  
我磨难的一生  
便从福与祸的变化中寻找  
一种生活的密码  
至今风雨半生  
我仍然为它所困  
从车流、山水与峡谷中  
从远望的大海以及机器的轰鸣里  
从春日的繁花间  
寻找回家的路

寻找生的希望

清晨的日出  
给天空贴满了金箔  
春天的风给大地  
绣满了色彩  
环卫工人给市民保留了一片  
洁净的底色  
出租车司机为上班族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城市的宠物给人  
带来了生活的温暖  
我在草丛中  
寻找生的希望

消失的声音

青铜在历史中沉寂  
埋藏的“滇王印”沾满了泥土  
古滇国的秘密沉在抚仙湖底  
孤山守候着那古老的传说  
湖面的波浪将历史推涌过一浪又一浪

“牛虎铜案”出土于李家山  
星云湖畔的渔歌仍在传唱  
人们敬畏自然  
将虎置于顶端  
大小牛诠释着对弱小的关爱  
江川青铜文化被推至国宝级

用艺术再现青铜铸魂  
用非遗竹乐器找回消失的声音  
帮人们搭建起文化寻根的桥梁  
让歌者、舞者、乐者都能书写新的辉煌

光的寻找

书本里的陈述  
我总寻找自己的那缕光

又到了冬季  
看到光秃秃的树木  
静静伫立

我坐在门口的石头上  
望着那些来往的车和人  
没有一个人停留

我在寒冷的夜里骑行  
总是想遇到可以载我前行的人  
却迎来了呼啸的风

今晚的月亮还是一样  
孤独地守着那片天空  
将月光铺满人间

## 那些年，那些事儿

· 齐云

在这个色彩纷呈的世界,总有一些事情值得回忆,关于那些年,那些事儿,历久弥新。

我出生于乌蒙山区的一个偏远山村。山村四周群山环绕,风景绮丽,山地上种满了洋芋、苞谷、大豆等农作物。自打父辈搬迁到此,便夜以继日地在山区寻觅赖以生存的食粮。贫瘠的土地在镰刀、锄头日复一日的垦殖下,哺育着大山里的生灵。父辈始终坚守在山村,哪怕是大山偶尔发脾气,降下山洪、滑坡等灾害。

从我出生以后,一日三餐都和洋芋有关,因此和这种神奇的农作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我的印象里,洋芋有两种。一种是白心洋芋,产量高,但口感稍缺,多栽种于黄土地中;一种是黄心洋芋,产量虽低,但口感极佳,是小时候制作洋芋粉、晒洋芋片的首选,多种于老屋后面的沙土之中。

儿时最喜欢的便是洋芋片和洋芋粉。洋芋片做工简单,每年六七月,将刚挖来的洋芋洗净削皮,切成薄片,放进锅里煮至五分熟,加入少许食盐和花椒叶,随后用漏勺捞出,摊在簸箕里晾晒。晾晒过程中要防止洋芋片叠在一起,不然会变黑,这样的洋芋片油炸后口感生硬,不好吃。尤其到了冬天,漫天大雪纷纷扬扬,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必不可少油炸洋芋片。我们当地有习俗,年夜饭得先供奉祖宗后才能开饭。小时候不懂这些,奶奶说祖宗们爱吃洋芋片,其实,我们小

孩子也爱吃。

洋芋粉就不一样了,不必等逢年过节就能吃。夏天干燥炎热,此时用点大米熬成粥,将洋芋粉调成糊状掺入,再拌点野蒜,最爽口不过了。洋芋粉的做法不简单,多选用黄心洋芋。小时候只知道这种洋芋出粉多,长大了才知道,原来是它的淀粉含量高。做洋芋粉最耗时的莫过于洗洋芋和切洋芋。洗洋芋要用心,不能留半点泥沙,还必须削净外皮,不然做出的洋芋粉会牙疼,吃起来沙沙的;切洋芋更是个体力活,那时候没什么电力设备,全靠手工,要想多出粉,就一定要将洋芋切成洋芋粒,越细越好。洋芋粒准备好以后就舀进石磨磨碎,再用纱布过滤,等木盆里的水慢慢澄清,底下便会积起一层乳白色浆液。倒掉上层的清水,将浆液摊开晾晒,不用几天,水分蒸发后,便成了面粉状的洋芋粉。在那个年代,米粥拌上洋芋粉,就是夏天里的美味佳肴了。

小时候的山村,洋芋粉和洋芋片都是稀罕物,大多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家里姊妹多,一年也吃不上几回。后来国家政策越来越好,扶贫的春风越过大山,彻底改变了山里人的生活境遇。

儿时的记忆中,和洋芋结下不解之缘,多半是因为烧洋芋。山村的小孩子刚学会走路,就要帮着家里干点农活,或重或轻,都要出一份力。我是家中老大,所以从小就帮家里做农活。父母在我断奶后就外出